

工業化帶動全國發展 提升城鎮化水平

滬上工人新村 見證城市變遷



■上海的工人新村，始建於上世紀50年代。圖為曹楊新村鳥瞰圖，它是新中國首個工人新村。 網上圖片

在上海的城市建築中，有一種住宅修建得四四方方，排列井然有序，就連樓內的每室每戶都統一規劃，整齊得恍如閱兵。這便是上海的工人新村，始建於上世紀50年代，大大小小數量多達200多個，近60萬工人家庭先後入住於此。至今，仍有數量眾多的人居住其中，最早一批住戶很多已經90多歲高齡，他們在此的生活、所經歷的故事，見證的不僅是住宅區的變化，更是一個時代的變遷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第一太平戴維斯在近期發佈城鎮化發展歷程報告中，梳理了過去70年來中國在宏觀經濟和城鎮化領域的種種變遷與發展。其中在新中國成立初始階段，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體系，為後續經濟建設創造條件成為首要任務。於是國家的發展中心從鄉村轉往城市，在城市的邊緣興建了學校及工廠等建築。工人新村在各地建成開花，便是城鎮化歷程的第一發展階段，是政府以工業化帶動全國發展之戰略的實踐探索。

素有中國工業鍋爐搖籃之稱的上海四方鍋爐廠。作為廠裡的實幹帶頭人，他多次評上先進，拿到的獎狀不計其數。「以前廠裡分配的活，要我3個月內完成，最後我用了幾周就能完成。」說起曾經的經歷，郭洪祥滿臉自豪，自己本來住的地方離工廠十分遙遠，但廠裡為照顧先進分子，便分配了就近的住房給他。畢竟在60年前，能夠擁有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還有浴缸、抽水馬桶、朝南的大陽台，50年代住房擁擠的人哪裡見過這些，」郭洪祥回憶道，「但工人新村這些全都配備齊，住進這裡的人都感到無比光榮，那是國家給的獎勵。」

建立完善配套設施

自打來此居住，郭洪祥亦見證到彭浦的日新月異，「開始房子前還有水溝，夏天蚊子多，而且買菜只能向當地農民買。後來就漸漸好了，水溝變成綠化帶，菜場、商店、學校、電影

選拔勞模分配住房

新中國成立後，郭洪祥被分配去了



■郭洪祥夫婦在工人新村住了60年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院、醫院都有了。現在地鐵也通了，這個區也成為上海最繁華的靜安區。」

郭洪祥的隔壁鄰居楊雲璋，也是在工人新村剛建好就搬進來的第一批住戶，同是年過90歲的楊雲璋說，當年這裡就是上海的農村，「後面就是農民種的田，公交通只有一部95路。另一側還是墳地，一到過年來上墳的人可多了。」漸漸地，農田不見了，墳地亦遷走了，路越修越遠，巴士也越來越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了一下，目前彭浦新村地區的巴士線路，除去地鐵一號線，還有10多輛巴士，很多線路均直達市中心位置。因此這裡

的房子雖然房齡老，但均價也在4萬元至6萬元（人民幣，下同）之間。楊雲璋曾打趣道，「現在我住的這房子要值200萬元了吧。」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如按地區均價乘上住房面積來看，或許要比200萬元還多不少。

類似彭浦新村，上海其他幾處工人新村發展至今也都成為市內最繁華地段，如楊浦區的控江新村、虹口區的玉田新村、普陀區的曹楊新村，當初靠近上海邊緣地帶工業區的選址，如今都是上好的商區，這折射出上海產業結構的調整，加速了其城市化進程，實現了以工業化帶動全國發展。

鄰里和睦 造就開朗性格

隨著第一批工人新村住戶的結婚生子，他們的二代、三代亦在此居住扎根。不同於擁擠的弄堂或富人的別墅，在工人新村長大的孩子，有著符合這裡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氣質，也具有新時代的代表性。

父輩落戶在工人新村的曹舒笠透露，在搬入工人新村前，和父母兄弟姊妹擠在老式里弄的「72家房客」房間裡，「一幢房子裡住着好多人，大家經常為搶地方大打出手。」換到工人新村後，住房面積寬敞多了，雖然也是公用的廁所、廚房，但大家都講規矩，公平合理分配資源。曹舒笠很慶幸少年時期入住工人新村。「如果在從前那種環境裡長大，說不定我現在就是錙銖必較的小市民。在工人新村的成長中，我懂得了守規則、講公平以及人和人之間需要合作精神。」

郭洪祥的孫輩郭俊，同樣是在彭浦新村長大的「第三代」，不似現在住宅小區裡住戶的隔閡，他幾乎認識樓裡上下左右的每一家原住戶，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工人新村長大的孩子，關係都很密切，一起在樓下客堂間做功課，一起在新村裡撒歡瘋玩。造訪鄰居家，更是打個招呼隨時可以進去。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郭俊，至今還保持着樂觀開朗的個性，渾身充滿正能量。

另據公開資料顯示，很多工人新村最初的選址在政策上頗有講究，如長白新村、鞍山新村等緊靠知名學府，用意也是想提升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素質。在政策扶持下，工人新村走出了很多文人墨客，比如上海著名作家管新生、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等。不同於人們想像中的文弱書生，他們個性豁達，講義氣，骨子裡流淌着工人階級的血液，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更願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

獨立煤衛人戶 舊改延續記憶

曹楊新村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工人新村，今年3月起開始了成套改造，相較其他工人新村的拆遷式改造，這裡採用的方案不僅可以將將近70年的老建築大部分保留下來，還能留住上海一個時代的記憶。

今年93歲的上海市老勞模孫文傑對曹楊新村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他曾以義務勞動的方式參與了曹楊一村的建設，目睹了這裡的發展全過程。孫文傑憶述，「這裡曾是由蘇聯專家設計的洋房，整棟樓由兩翼加一個突出組成穩固的三角形，木樓梯木地板，非常漂亮。」房屋的大樑、地板木，他都曾扛在肩上搬運過。

曹楊新村在建築設計上頗具特色，一幢幢白牆紅瓦尖頂小樓，呈扇形分佈。曹楊一村居委會工作人員還介紹道，1929年美國人科拉倫斯·佩里創建了「鄰里單元」，其中一條講究的便是鄰里空間，曹楊新村的總設計師汪定曾採用了這一理念來設計曹楊一村，現如今看來，這樣的排列使得樓房間距大，既充分保障了每幢樓的日照，又使得前後樓之間具有相對的隱私空間，先進的格局理念，在當今很多商品房中都較為罕見。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里弄中的風鈴

聲、樹影下的街坊笑語已成記憶。有見證了曹楊新村幾十年來的變化的居民感慨，「時代變了，曹楊新村卻沒有變。就煤衛合用這一點，現代人哪裡受得了？」

曹楊一村源園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潘斯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已經實施了成套改造，包括合用戶改獨門獨戶、綠化及道路的更新換代，目的就是為了讓這裡的居民住得更加舒適。不少居民亦贊成這樣的改造方案，認為曹楊新村如果能夠保留下來，那上海幾代人的集體回憶也能夠一併傳承下去。



■孫文傑曾以義務勞動的方式參與了曹楊一村的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如今的工人新村在居住條件方面疲態盡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彭浦新村「拆落地」工程改善了居住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啟「拆落地」工程 升級居住條件

與彭浦第一批工人新村有一街之隔的對面街區，有着一排排嶄新的帶電梯高層建築，這棟棟樓在一群低矮的老舊房屋中尤為顯眼。原來這就是去年彭浦新村啟動的彭三小區第4期的「拆落地」（指把舊樓拆除，在原址上重建新房）改造工程，項目竣工後徹底改善了423戶居民的居住條件，亦為上海其他200多個工人新村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樣板。

工人新村曾是工人階級壯大崛起的象徵，在當時有着「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的輝煌時刻。但不可否認的是，隨着國內商品住宅的飛速發展，如今的工人新村已顯示出越來越多的不足，特別是在滿足現代人居住條件方面，已經疲態盡顯。

很多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反映，當前最大的痛點便是存在廚房、衛生設備幾家合用現象。此外，隨着住戶年近老耄，沒有電梯，步行上下樓梯亦帶來諸多不便。有些住戶因為不堪居住條件，

甚至放棄優越地理位置，搬去遠郊居住。

改建高層新屋 再擴2平方米

在此背景下，彭浦新村特設了舊住房改造辦公室，為工人新村未來出謀劃策，最終創新出了「拆落地」改造工程。「拆落地」需要將一些老舊的低層住宅拆掉，計算好住戶後，再在原址改建高層新屋，新屋的戶數要能滿足原有拆遷戶數，且面積在原有基礎上再多2平方米，多出的地面空間則做停車場和綠化。

郭洪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他所居住的房屋，也開始了「拆落地」的微詢意見階段，他們非常高興住房條件可以有再次改善的機會。「60年前人家看我們的房子時羨慕不已，現在我們看對面的新樓也很羨慕。聽說我們這裡的改建項目已經啟動，就盼着早日可以「拆落地」，讓我們再住一次新房。」郭洪祥和老伴都期待着居住條件再次升級。